

我的乡村花园梦

人物

徐广森将废弃的养殖看护房改造成咖啡馆

徐广森

海边废墟“重生”记

80后徐广森将废弃的养殖看护房改造成咖啡馆 体验“慢下来”的生活

2022年,身为80后的徐广森在沙子口街道南窑社区发现了一座荒废多年的海边养殖看护房。这位曾在地产行业深耕17年的营销人,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决定——辞别过往的职业身份,在崂山南麓的海潮声里,开启一场“废墟重生记”。如今,这座废弃多年的简陋房屋和周围荒草丛生、蚊蝇滋生的空地,已蜕变为融合咖啡、艺术与自然的复合空间——“咸·营地咖啡”。徐广森将院落取名“咸”,暗藏着双重隐喻:既有海水的咸涩质感,也谐音“闲人”的“闲”,恰如他在城市与自然间寻得的生活平衡。

从地产营销到海边造梦

2006年,大学毕业的徐广森误打误撞进入地产行业,从置业顾问起步,一路做到营销管理层。在地产的黄金年代,他熟知“从拿地到销售”的全部流程,负责过产品定位、户型设计乃至营销策划,曾参与麦岛金岸等项目的推广。“地产行业就像精密的齿轮,每个人都卡在自己的板块里发力。”徐广森坦言,17年职业生涯让他习惯了被KPI捆绑的生活,“每天睁眼就是销售目标、客诉处理、评分排名,连休息时间都被工作信息填满。”

转折发生在2021年。随着地产行业遇冷,徐广森开始重新审视生活的意义。“40岁出头的我突然发现自己除了卖房,好像没什么‘手艺’傍身。”他想起老话“荒年不饿手艺人”,内心对“可触摸的创造”愈发渴望。恰逢朋友提及几年前看中的海边地块,如今依旧闲置,于是他动了“做个小院”的念头。

2022年,徐广森第一次走进这片位于道路尽头的海边荒地时,眼前景象令人心凉:坍塌的房顶、堆满垃圾的破炕,到处都是蚊虫,昔日的海边养殖看护房已沦为废墟。但他却被这里的自然环境吸引——三面环山,一面向海,向南望去,能看到崂山矿泉水瓶身上标志性的山景。清晨可见崂山日出,上午常有平流雾缭绕山腰,仙气弥漫。“就像寻龙定穴,我一眼就认定这里能‘活’起来。”徐广森笃定地说。

彼时,徐广森的孩子刚出生,“我不想让孩子的童年记忆只有城市高楼,我希望他能看见大海、沙滩和螃蟹。”这个朴素的愿望成了他改造荒地的最初动力。更重要的是,他想逃离“被低端KPI绑架”的生活:“以前为了业绩讨好客户,现在我想按自己的节奏活——想几点开门就几点开门,下雨阴天看心情营业,再也不想让别人牵着走。”

当工业风遇见山海诗意

改造工程远比想象中艰难。没有设计图纸,徐广森就凭着从业多年积累的空间感知力,边干

边想。最初的两年他几乎住在工地上,清理了十几车垃圾,修缮坍塌的房屋框架、更换门窗,铺设管道做化粪池,用石子沙土回填地面,“房顶塌了就重新搭,墙面破损就手工抹水泥,连围栏都是用旧渔网和废木料拼的。”他坚持“废物利用”的改造哲学,从报废汽车上拆下的皮质座椅被改造成咖啡馆沙发,刷着防锈漆的金属框架透着粗粝工业风;废弃的养殖池被改造成下沉式露营区,夜晚可围坐其间点起篝火;沙石荒地铺就生态庭院,碎石缝隙里种上耐盐碱的多肉植物。他甚至用旧砖搭建起窑炉,烤面包的香气混着海风飘散。

露营区的设计曾让他卡壳许久。为了找到“既省劲又有效果”的工艺,他琢磨了近两年,最终决定用铁丝网搭配绿植,“不想做得太精致,保留点野趣才符合海边气质。”这种“不完美主义”贯穿始终——墙面故意保留水泥肌理,桌椅选用防腐木原色,就连咖啡杯也是粗陶材质。他说:“要的就是这种未经修饰的真实感。”

最费心思的是边界感的营造。“刚开业时,很多人没有边界意识,随意闯进来拍照,还乱扔垃圾。”徐广森于是亲手垒起石墙,“这是给客人留的最后一份尊严,也让小院有了私密感。”如今,石墙外爬满藤蔓,与远处的山海相映成趣。

咖啡店里最吸睛的是一个摩托车头盔和冲浪板。“我骑了多年的哈雷,跑过318国道,穿越过新疆沙漠,去年卖掉了,但留下头盔做纪念。”徐广森说,冲浪板则是自己未完成的爱好,“今年夏天想试试动力冲浪,人到中年总得留点‘未完成’的念想。”

“佛系”咖啡馆的疗愈功能

“咸·营地咖啡”开业至今,没有做过任何商业化营销,大众点评上零星的评价全是客人自发分享的;微信朋友圈的更新频率极低,内容多是徐广森的日常生活场景。徐广森甚至刻意不给咖啡馆装网线,“都来海边了,还玩什么手机?”

但这份“佛系”反而吸引了同频的人。每到周末,小院里挤满了带着孩子的家庭,孩子们在沙滩上挖沙、捉螃蟹,大人则坐在遮阳伞下喝咖啡、看海。

“最难忘的是一个暴雨天,外面坐不了人,屋里挤满了躲雨的客人,大家互不认识,却一起听着雨声聊天,特别治愈。”

徐广森定期举办露天电影、篝火晚会。“有个上海来的客人在这儿待了3天,走的时候说‘终于找回了不看手机的自在’。”他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这里当作“逃离都市的飞地”——有人拖家带口到海边度假,有人专程来拍胶片写真,还有人只是坐着发呆,“看潮起潮落,听浪打礁石,很多人说在这里能和自己对话。”当然,理想与现实难免发生碰撞。“遇到过没素质的客人,走后留下满地垃圾;也有人抱怨开门时间不固定,但我不想再为别人的节奏活着。”徐广森坦言,如今的收入远不足以覆盖开店的成本,全靠此前的积蓄支撑,“但只要够吃够喝,能让孩子在海边长大,我就觉得值得。”

他把小院比作“自己的道场”,“现在很多人开始思考‘怎么活才算值得’。我没法定义这里,但希望它能有疗愈功能——哪怕只让客人坐一两个小时,暂时忘掉家庭工作的烦恼,也算有点意义。”

如今,徐广森把家搬到了附近的渔村中,每天步行几分钟就能来到小院。清晨侍弄花草,午后煮咖啡招待客人,傍晚陪儿子在沙滩捡贝壳,“这种慢下来的生活,以前做地产时想都不敢想。”他指着远处崂山矿泉水瓶上的同款山景说:“你看,这里的日出和雾比任何营销文案都美,这就是我想要的‘桃花源’。”

从地产营销的精密计算,到海边造梦的随性创造,那些“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的青春激情,最终沉淀为崂山脚下的一处宁静院落。徐广森用两年时间完成的是废墟到乐园的物理改造,也是一场关于生活方式的勇敢突围。在“咸·营地咖啡”,海水的咸涩与闲人的悠哉奇妙共生,恰如他在采访中反复提到的:“人生是场体验,重要的不是赚多少钱,而是能按自己喜欢的方式把想做的事物做完。”这片海边小院正是他送给自己、也送给所有都市人的“非典型人生答案”。

本版撰稿摄影 青岛早报/观海新闻记者 于健 记者 于健 江彩雯



扫码观看相关视频
拍摄/剪辑
记者 于健 江彩雯